



上海十姊妹卷之五

海上警夢癡仙孫漱石著

第二十一回 拿惡黨一笛狂鳴 究前情兩案並發

話說絮春和花如錦商量抵制鄭子明羽黨之法。并要使尤婷婷依然失敗。如錦想了許久。對絮春道。有了有了。祇消難爲幾角洋錢。買件東西。包管婷婷敗在你手。不必興師動衆。自有勝算可操。絮春急問須買何物。如錦道。你且猜上一猜。祇要有了這件東西。比邀幾十個人帮你。更是利害。而且鄭子明羽黨別的。雖然不怕這東西。一定還畏懼三分。可以制服他們。若把他們制服得往那時。翻倒婷婷。便覺易如反掌。從此斷不敢正眼覷你。莫說再想報仇。絮春道。這又奇了。纔說鄭子明羽黨幾乎連死都不怕。却怕着什麼東

西況且這東西又並不值錢。決不是手槍炸彈。叫我那裏猜得出他好姊妹。你不要掂我什麼斤量。快說了罷。好買的。今夜我便買去。如錦道。誰叫你買手槍炸彈。這東西有身家人見了。怕他鄭子明羽黨。豈在心上。我說的。乃是警笛。豈非祇要幾角洋錢。你買一枝。放在身畔。汽車到了白克路上。他們不與你爲難。便罷。倘果和你生事。你千萬不可下車。祇在車中把警笛吹響。料想必有巡捕到來。那班人雖然不怕官司。究竟不願意被巡捕捉去。眼前吃着大虧。若能一哄而散。最妙。萬一依舊不散。祇等巡捕一到。拿住三個兩個。其餘自然俱想逃走。那時你交代巡捕。把那拿住的人立時送入捕房。你也大着膽子。跟隨巡捕進去。說與他們。素無嫌隙。內中必有指使之人。求捕頭盤詰他們。巡捕房不比別處。任憑你何等老口。也許把婷婷供將出來。明天

解到公堂。你便可指提婷婷到案。打一場上風官司。即使這幾個拿住的人。在巡捕房不吐實供。你到堂時也好伸訴。與婷婷有讎一口咬定。是他唆使求請堂上出牌。大不了花幾個錢。仍請刀誦詩上堂代表。更覺拿得穩些。這一下婷婷怕不被你告翻。第二堂拘到質訊。不論或罰或辦。必不能輕放過去。看他下次還敢報復。你想這個主見可好。絮春道。原來是幾角洋錢買枝警笛。這東西家裏現有。因近來時世不好動不動有強盜搶劫。故由你妹夫買了兩個。以爲備而不用之物。如今既要用他。儘可不必再買。我自己拿了一個。尙有一個交與阿衛。把兩枝一齊吹響。使遠處聽得見些。但白克路巡捕不多吹了。倘然沒有人來。豈不十分危險。到十二分。況且吹動時若被他們奪去。如何是好。如錦道。因恐這警笛被他們奪去。故叫你千萬不可下車。

你在車上吹響他們怎來奪你。若慮巡捕不來。除非是上差落差時候。馬路上真沒有人。否則多少定有幾個聽見。警笛亂吹。不知是盜警。或是火起。斷沒有不來之理。你祇交代阿衛留心。把巡捕掉班的時間。避掉。此外可以不。必慮他。絮春仍恐太覺冒險。如錦說。舍此並無別法。何況匆促間更想不出。或等稍停。再說。此刻席面已散。我要請老五到丹桂看戲。你可一同前去。休再在此耽閣。絮春不便再說什麼。祇得跟着他回至席上。見衆人俱已離座。說時候尙祇九點多鐘。大家到樓下去看影戲。或髦兒戲。聽宣卷。或大鼓書。雙簧。還是就在樓上看女子文明戲。上三層樓聽唱書。或是灘簧。新世界的頑意最多。可以任從客便。如錦道。我說過要請老五看蓋燕飛三上吊。到寶善街丹桂女戲館去。這裏我們常到。什麼沒有見過。且等緩幾天。西新橋的。

大。世。界。開。了。那。邊。又。有。花。園。又。有。穿。雲。塔。水。晶。宮。廣。寒。宮。種。種。特。別。玩。意。那。纔。可。以。多。頑。幾。次。夢。雲。道。新。世。界。我。們。果。然。走。得。熟。了。老。五。尙。是。初。次。該。陪。着。他。到。處。走。走。何。必。定。要。到。丹。桂。看。戲。如。錦。道。你。不。知。道。這。三。上。吊。很。是。好。看。至。多。一。個。月。祇。演。兩。夜。今。夜。不。去。不。知。要。等。到。那。一。天。再。做。不。比。新。世。界。天。天。好。來。明。兒。我。們。再。來。也。好。於。是。不。由。分。說。定。要。同。金。花。下。樓。夢。雲。見。如。錦。這。樣。高。興。不。好。有。意。拂。他。說。了。句。如。此。我。不。便。相。強。遂。問。衆。人。怎。樣。內。中。題。紅。因。近。來。沒。有。興。致。惜。春。愛。聽。灘。簧。叫。夢。雲。陪。他。說。三。上。吊。從。前。看。過。此。戲。最。是。危。險。嚇。得。手。脚。冰。冷。決。計。不。去。媚。如。紫。娟。愛。看。影。戲。祇。能。各。便。如。錦。遂。和。金。花。絮。春。下。樓。一。同。坐。了。絮。春。的。汽。車。駛。到。丹。桂。這。一。夜。丹。桂。生。意。很。好。由。案。目。千。央。萬。懇。在。包。廂。內。讓。出。三。個。坐。位。伏。伺。三。人。坐。下。戲。臺。上。其。時。

演的。是金蓮花的紅梅閣。以下尙有苗蠡茹行路哭靈。趙美玉全本陰陽河。纔是蓋燕飛蓋雀飛大三上吊。絮春拿戲單看了一看。這幾個戲名的字。尙能識得。不覺吓了一口道。怎麼今天演的都是鬼戲。如錦道。管他鬼與不鬼。祇要戲好。況且我們那個怕鬼。金花微微一笑道。我近來有些怕鬼。如錦認做是他胡說。金花附耳道。我們真是要好姊妹。萬事不必瞞你。我在哈爾濱。生意上的時節。有個客人姓溫。院中人呼他阿溫。此人薄有家資。在我身上。着實花掉幾千銀子。心中定要娶我。因我嫌他年紀已四十多了。醬鴨皮一般的面色。見了很是觸氣。故此決計不願。不料那阿溫甚是執性。有一天喝醉了酒。向我鬬起口來。我與他衝突了幾句。他竟氣憤不過。出外去。不知吞了多少生煙。半夜後又到院中。竟想要與我拚命。我急設法送他回去。不料

天明後竟一命嗚呼。他家屬那裏肯罷。聽說要報官請驗。和我爲難。那時我沒了主意。纔把袁桐請到院內。與他商議。除下牌子。立刻嫁他。終算官司沒有。吃到但嫁與袁桐之後。睡夢裏不時見阿溫到來。向我索命。以致醒後寒熱大作。次日便臥床不起。至少三四天。纔愈。禁不得晚間。又經夢見。明天一定復病。我實是怕得有些極了。故與袁桐商議。同他到上海來住。幸喜到了上海。這夢一次沒有做過。大約阿溫陰魂已散。或是相隔得路程遠了。找不到我。但願從此不再夢見。最好夢見時。真令人毛骨悚然。委實十分怕他。如錦聽完。答道。阿溫是他自己死的。冤魂怎能纏你。這必是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在哈爾濱。以致如此。如今到了上海。包你再沒有這種夢兆。倘然他真再找你。聽說大馬路上的吳鑒光起課最靈。可叫他起一個課。念些經懺。超度。

也就沒有事了。你心上何必懼怕。金花道。但願以後不再做夢。最好萬一再有什麼惡夢。一定依着你的法兒。很好。絮春聽二人喁喁講話。不知在那裏說些什麼。自己一個人轉着自己的念頭。到底怎樣對付婷婷與抵敵那班。浜上弟兄。故等金花說完之後。挨近如錦身旁。又要和他商量。如錦說。此事想來想去。祇有預備警笛一法。除了他別無妙策。你倘然覺得膽小不妨叫阿衛邀幾個人。暗地保護壯壯你的膽兒。千萬不可動手。動手時必定吃虧。你須子細叮囑他們。不可造次。絮春聽仍是這一條路。不過有了保護的人。覺比先前穩妥。沒奈何祇好明天如法整備。今夜暫把此事丟開。休要露出馬脚。與金花尙是初次見面。被他知道了。難以爲情。如錦也叫他不必擔甚。心事依了我的說話。諒來不錯。絮春始按定了神。祇顧看戲。看到趙美玉的。

陰陽河。翻三張桌子。上闌干。走矮步。及尅子頭鑽等一切工夫。已歎女子有此絕技。真是難得。及見蓋燕飛。蓋雀飛。三上吊出場。一個飛身上繩。在半空中。翻餛飩。豎蜻蜓。一個在戲臺上用索子貫住髮辮。手足懸空。滿臺飄蕩。不知他這幾根頭髮。怎樣忍受。實是詫異。後來蓋燕飛使牙齒工夫。咬住了一根絕細麻繩。把身子在空中直挺。稍一不慎。性命很險。絮春嚇得出了一身冷汗。心頭別別的跳個不住。及見他把頸腔睡在刀背之上。連翻三個鯉魚攻水。刀尖割斷繩索。全身往下一墜。祇有一足有個繩箍。空中套住。絮春急切沒瞧清楚。認做他跌下地來。驚得將雙手牽住。如錦不敢再看。却耳聽得喝彩聲與鼓掌之聲。一時並作。絮春閉着眼睛。問蓋燕飛跌得怎麼樣了。他們怎還在那裏喝彩。金花笑道。蓋燕飛好端端現在繩上。你怎的嚇得不敢。

看他如今將快下繩來了。大約戲已演完。戲館將次要散。我們去罷。絮春仍閉着眼道。快些回去。很好。我實有些不敢再看。說着立起身來。一手扯住如錦。一手扯住金花。便走。忽聽得合戲館人聲嘈雜。恍如潮湧。一般急忙開眼看時。原來蓋燕飛果已下繩。戲場遂一閃而散。丹桂不比舞臺。祇有一個總門。那門口地方又窄。一時怎能奔得出去。以致大家在那裏擠。軋如錦道。既然戲場已散。我們索性再等一刻兒。休要擠在人叢裏。頭丟掉什麼東西。絮春問金花。可是回棧。我們仍坐汽車同去。如錦說。新新旅社離此很近。汽車送到了他。再送我一同回去。大家還好談一會天。此刻大約十二點鐘。纔過這裏的戲完得甚早。不比舞臺須一點鐘。絮春連稱很好。等那些要緊出去的人。十成中走了七八。始手牽手一同下樓。汽車早已放到門口。三人跳上。

坐定。交代阿衛到三馬路公陽里。因散戲時馬路上不能夠開快車。寶善街和石路上馬路又狹。祇得隨着大衆車輪緩緩而行。到得公陽里口。停下金花下車進弄。絮春尙要送他。金花堅稱不必。如錦也說無須客套。遂叫阿衛開車。纔走了二三十間門面後面。忽有無數泥沙色勒勒拋上車來。濺了二人滿頸。絮春大怒。說那裏來的流氓。在此這樣放肆。也不睜開眼珠瞧瞧。車上坐的是何等樣人。道言未了。後面譁聲大起。又有十幾手泥沙飛至這回。却夾着些小石塊兒。有兩片從絮春身邊掠過。一片落在頸內。如錦耳後也。有一片飛至急忙把頭一偏。其時絮春則巧回轉頭來。要看後面。乃是些什麼人。這石片不偏不倚。恰飛在他的頰上。口中喊了一聲。阿呀。急把兩足亂蹬。叫阿衛趕緊停車。依了如錦的主意。此時非但萬不許停。并要阿衛開足。

電機飛也似的駛出三馬路去後邊那一班人自然斷追不上可以沒有事情誰知阿衛聽絮春蹬足竟卽頓時將車停住幫同絮春查問那些鬧禍的人不知是頑童或是小拆白黨有意戲耍想來沒有什麼大事心上並不著慌不料後面一大羣並非別人正是些浜上弟兄他們在白克路守了兩天沒有動靜今夜有人報告絮春在丹桂看戲寶善街石路一帶正是他們的地段動手最是容易非比白克路還有些礙手礙脚因此一個切口大家埋伏在滿庭芳左近等候絮春出門本來就想下手因其時路上人多且有三道頭西捕往來巡察很是不便好得汽車開駛甚慢故一窩蜂跟在後邊及至開到三馬路口那車漸漸走得快了有幾個正恐追不上他恰好在公陽里口停了一停衆人始得一口氣趕至見他忽又開行遂在地上抓起砂泥

石片紛紛撒將過去。有意尋衅。好借此打一個落花流水。絮春祇因沒有料到。故叫阿衛停車。阿衛尙不知道這樁事情。見後邊來的多是些浜上弟兄。不覺吃了一驚。要想再開快車。避他那些人。已擁至車前。說阿衛不應開駛快車。七糟八雜的攔住着。他要把他扯下車來。絮春尙認不得這一班人。破口大罵。如錦何等乖覺。雖然從未見過鄭子明羽黨。看來人一大半衣衫不整。明知是那班凶煞。一時倒覺慌了主意。祇止住絮春。不許開口。却沒有退得他們的念頭。頓時臉色鐵青。暗暗吃驚。非小絮春見如錦這樣。又向那些來人。看了一眼。始也想到此事。不由不急做一團。此時無論並沒有警笛在身。卽有也一時吹不起來。到底阿衛老練。見車子已被人圍住。他們來得人。多。又俱是些亡命之徒。一下車。拳如雨下。一個人怎敵得來。小阿三卽使

幫着拚命也決不是他們對手。幸虧自從在白克路相打之後，時時防着有人報復預備着一支警笛藏在身畔，做一個護身符兒。萬一有甚不測，可以說是流氓搶物吹响着他。此時正用得着這件東西。急忙掏在手中，吁溜溜吹了幾聲。那班惡煞聽了，見他鬚髯早有防備，却也並不畏懼，一齊奔上車去夾手亂搶。阿衛那裏肯放急，又吹了數聲，無如人多手雜，竟被一個穿破黑洋布長袍的人搶去。小阿三見了，要想奪還，那班人一聲喝打，已把阿衛拖出車外。你一拳我一腿的打得性命交關。小阿三也已被他們拖下車沿，又惡很很向絮春如錦動手。如錦祇嚇得大喊巡捕。絮春也跟着喊了一聲。被一個穿破緞花馬甲的人在頰上打了一掌。正在萬分危急，隱隱聽得警笛又响。有一巡捕奔來。一霎時四下裏警笛亂鳴。頃刻來了無數巡捕，并有

兩三個西捕在內。那班人見勢頭不好。纔想從公陽里。會芳里。同安里。各小弄內。四處奔避。早被西捕抓住一個。華捕抓住兩個。問絮春爲着何事。絮春驚得口都開不出來。阿衛想要說是搶物。怎奈打得躺在地下。口吐鮮血。扒不起身。如錦慌忙按住了神回。說拆梢。并指着車內的泥沙石片與巡捕看過。更說內中定有指使之人。務必澈底根究。巡捕問可曾搶甚東西。如錦回稱沒有。西捕點了點頭。叫華捕在地下把阿衛扶了起來。雇了一部黃包車。叫他坐上。小阿三雖然也打了一頓。幸未受傷。便叫他開動汽車。同到捕房。拿住的那三個人。由各西捕押至捕房。而去。華捕依舊各歸警地。絮春如錦到得捕房。門差問了姓名住址。與起釁緣由。落了簿子。次問拿到的那三個人。一個名喚畢三。正是穿破花緞背心。打絮春的一個名甄老劉。便是那。

穿破黑洋布袍子的人一個名喚申守韜祇穿一件破單布衫檢直是個化子。捕頭命一併押候明天解堂訊辦。阿衛傷勢甚重着送醫院醫治。絮春如錦明日一早到堂候質。二人纔仍坐着汽車回去。一路上說着無數幸而脫險的話。并商量明日到堂仍須請刁誦詩代表纔能根究。到婷婷身上重重懲辦他一下使他下次再也不敢。如錦到自己門口下車訂定次早在誦詩的寫字間內會面而別。絮春回至家中因恐伯廉知道此事走漏消息半句不提。伯廉見他右頰紅腫甚是詫異。又因阿衛沒有回來問路上可是鬧了什麼事情。絮春說在三馬路轉彎角上阿衛開車不慎誤撞了一輛馬車以致爭鬪起來。兩造一同扭進巡捕房去。自己下車喝勸不防滑了一交致將頰上跌腫。幸而並沒受傷。但明早也須到公堂質訊。順便具保阿衛出來。伯